

哭嫁与商演

□汪晓远

湘西之行中有一个游览项目是体验土家族的“哭嫁”文化。

网络作家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里写,说世界上最不可能灭绝的动物,一个是猪,因为它普及,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另外一个是大熊猫,因为它珍稀,所以保护措施好。这话有偏颇之处,也有它的道理。汉字与普通话就相当于我们时代语境下的“猪”吧,因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不论如何,基本不可能消失。湘西人在景区里设置了许多文化展示区,“哭嫁”即是其中一种。当一种地域文化像大熊猫一样,有了被参观的必要和价值时,它也同样能保存下来。

相传,以前湘西一带的土司王,也就是最高掌权者,享有每个少女婚前的初夜权。而这作为贞操的象征,少女总是想留给自己最心爱的人,但婚礼又不能不举办,于是她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结婚时候哭,这样当土司王经过的时候,怎么也不会觉得是姑娘要出嫁了,自然也不会进门强取豪夺。久而久之,就成为了这一带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不仅仅是土家族,苗族、彝族等等也有这个习俗。后来逐渐就演变成女子在出嫁时边哭边唱,怀念父母的养育之恩,对新生活的迷茫等等,这时候需要新郎来说好话来劝哭。当女子哭声停了,才可以拜堂成亲。

导游讲解时,冷不丁问了一句:“团里有单身男吗?”我还在愣神,所有人笑着叫了一声:“有!他!”然后指我。导游顺势把我拉

住房幸福变迁记

□黄孝聪

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始终是老百姓的头等大事。

1952年的农历五月初四,我出生在小镇的租赁屋里。此后的30年来,我家曾先后搬了6次。记忆中一些家具越搬越坏,家什杂件也不同程度的受损。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倾盆大雨,年久失修的租赁屋东南角两档椽子突然断裂,网砖瓦片和着雨水轰然而下,全家顿时感觉就像浸泡在了冷水缸里。此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直至1981年新春我结婚时,仍住在租赁屋里。

1982年,我小舅家的儿子因街上老房子面积狭小,准备拆除后搬到通甲路南另外盖房,腾出了一块宅基地,小舅作主将这地地让给我家,我们好不高兴。当时我还在徐州煤矿工作,趁探亲假机会,赶紧张罗购买砖瓦木料等建材。是时因木材比较紧张,除了在张芝山等地设法搞到一些杂树棍椽子外,听说沙洲县杨舍镇有一木材市场,我妻妹夫和我一同前往,在那里帮着选购了10多根杂树,因时间耽搁了来不及当日赶回家,还在沙洲县靠江边的一户农家旅店住了一宿。第二天我们连襟俩人肩扛杂树,往返数次,好不容易将之搬上了小轮渡船。至南通港靠岸后,又叫了板车直送到镇上家中。几天后临街新屋建好,虽只有小小的22门椽档,其中9门做了小堂屋,另外13门做了房间,俨然“螺蛳壳居”了。但不管大小,还是平生第一次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房子,满心欢喜。探亲期满回到矿山时,觉得心底踏实,不再是空落落的。这年年底女儿出生了。

1987年,位居我房子后边的大舅家儿子也因人口多住房拥挤,要搬到通甲路南已盖好的新房居住,他把这块宅基地又很大度地让给了我。当时我已从徐州煤矿调回原籍两年了,这时的木料砖瓦等建材货源充足,购置方便多了。我们选购

走,跟我说:“等会儿啊,你来扮新郎。我们土家族姑娘最喜欢你这种戴眼镜的男生了。戴眼镜就意味着有文化,就是将来肯定有出息的。”

于是后来我站在闺房前唱了歌,挑的是小学时学的《山歌好比春江水》。接着“新娘”都已经准备开始哭了,又来一个团,团里也有个单身的男性,也戴眼镜。两方导游开始起哄:“你们是摔跤还是斗牛,来决定这个拜堂的机会呀?”所有人都大笑起哄,像是真的闹婚一样。最后石头剪刀布我输了,眼睁睁看着那个哥们“娶”走了新娘。

晚上去看据说是冯小刚导演的歌舞剧“魅力湘西”。剧院进门口一个巨大的苗族银饰雕像,像远古的祭祀图腾一样高高挂起,从停车场一路过来,两边挨挤着一列土特产小车,但吆喝声比不过人声,这里被导游带来的游人比新街口晚高峰还离谱。我想起曾看过的“云南印象”“敦煌盛典”……好像每一个旅游城市都会有这么一台地方特色的节目,也都有类似的场景。

据说今晚的演出中有节目是上过春晚的。不知道是哪里的春晚?我期待的民乐与民族舞没有什么,倒是杂技贯穿了每一个节目。这杂技怎么就是湘西魅力了?我真不懂。

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的流俗和下行。我对着流光溢彩的舞台走了神,感觉这既不是“猪”也不是“大熊猫”,就是一种“四不像”。不由得想起希腊神话、《诗经·大雅》,一直到现在铺天盖地的网络小说、各种商演和通俗文艺,又想起早先那变味的“哭嫁”——一声长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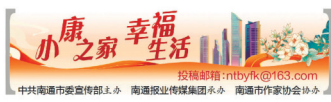
了粗粗的木料和椽子以及砖瓦等建材,没有数日,新居落成。21门的大屋,做了我们夫妇小孩三人的卧室,老母仍住前屋。

1998年,在被单厂工作的妻子的一位同事,购置了该厂一套职工住宅,但由于只有60多平方米,不够家人居住,后把这套经初装修位于职工住宅楼3单元的405室,以44000元的价格转售给我家。我们又进行了简单的装修,铺上地砖,天面做了几何角线,简洁大方。母亲、女儿、我们夫妇各住一个房间。

2010年,我们小镇整体拆迁。我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毫不犹豫地签了字。2014年,被单厂也动迁了。我们又举家搬到先锋苏家埭村安置房过渡,在那里住了26个月,其间102岁高龄的老母在此仙逝。后来被单厂拆迁房又赔偿到一套106平方米的住房。我们把这套房子给了也因拆迁而租房居住的女儿女婿一家。

2015年年底,我们拿到了富锋花苑安置房。我们挑选了两套看中的住房。后出售给政府一套,所得房款30多万用于购买高档家电家具、装潢材料等。2016年6月6日,我们搬进了装饰一新的富锋花苑19幢楼902室。116多平方米的房子,三室一厅一厨一卫,房型设计合理,房层高达2.8米,采光通风良好。

回想我们夫妇二人,20世纪70年代初曾作为知青响应上山下乡号召,被安插到环本农场劳动锻炼,数年后回原籍又都陆续分配了工作,退休后我俩每月享受着共7000余元的退休金。从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到住上宽敞亮丽的安置房,真是沧桑巨变。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



走马天下



醉漾轻舟 李斌

三双拥军鞋

□顾培玲

在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惦记着山东省原益都海军402医院救治的两位曾经的小病号,现在他们该是43岁的中年人。那段在军营的往事再次勾起了我的记忆,我从储藏室里找出了这三双“拥军鞋”。

那是1978年,当时我所在的外科来了一位特殊的小病人,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是由家人放在一个腰果式的小柳条篮子里提来的,家人们让我们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原来婴儿已出生十几天,患先天性巨结肠,只能进食不能排便,小肚子鼓得发亮,粪便排不出,有时还会从口中喷出粪便,近几天孩子不能进食了,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收治这个婴儿后,全科立即行动起来,教导员刘立浩,科主任庄虔贞,赵宗文、

若能再为官一任

□申辛

有从一把手任上退下的老同事感慨:若能再为官一任……他现在的遗憾是当时没把好事给做够。老同事的言下之意,我能听明白,因为我自小梦想做这样的人。我知那位曾经的老同事在职时和卸任后励及社会的些许细节,也就有了这个写作冲动。

凡人凡事何去何从,其实唯一值得寻思的是“因”,已然八九不离十,预判的大概也不离其宗。起作用的无不是因果。

任一角色,均可分为上中下、好中差,也许谁都忌讳下和差,可并不离谱的“二八法则”告诉我们,20%的人总发挥着80%的积极作用。其实不妨按“分”,“二”不动,“八”里头还有二和八,是其中20%的人总释放着80%的负能量。当然三者的比例是大约数,是假以说明问题的数。

总之,我们究竟如何,客观之外,全在乎自己。

只有主动、率先、深度而为,群众又翘首以待,做成了才无意外跻身“好事”。老同事再三强调的是“主动”。因为这样才会让更多人将你记住,继而影响到人生。

我钦佩年纪轻轻的后生早早别过稚嫩,看他们是多么如饥似渴地与比自己年龄、成就大很多的“老人”谋面结交。不光官,还有民,最终能否出人头地,不是自个儿看有多大、自个儿可变得有多强,而是看你内心装了多少人,

袁运昌、李伦修、吕则文等医生和手术室颜崇余麻醉医生们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科护士长郭桂香、手术室护士长孙凤金专门召开护理人员会议,交代护理要点……

当孩子手术顺利回到病房后,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孩子术后第二天便张开小嘴东张西望要喝奶了。但一直焦虑不安的妈妈没有奶水,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妈妈伤心得直掉眼泪。当时我刚当母亲5个多月,奶水仍足,我对孩子的妈妈说:“别急,我来给孩子喂奶。”看着孩子吃饱了,我心里很高兴,就这样我每天按时给孩子喂奶,我的女儿喝医院奶牛场的牛奶。我看到孩子的妈妈每天吃煎饼,我又从家里拿来了我老家寄来的米粉、花生、黄

豆等让她增加一些营养,十几天过去了,孩子逐渐恢复,排便正常。一个月后,孩子来院复查,已经痊愈。但让我意外的是,孩子家人给我送来一篮鸡蛋和一双用麻绳纳鞋底的“拥军鞋”。后来八一建军节和春节又送来两双。这三双鞋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不久后,科里又收治了一位先天性无肛门的婴儿,我们也是全力以赴救治护理,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直到手术成功康复出院。我们科救治婴儿的事迹被当时政治处的王心田干事写成报道,刊登在当年的《人民海军》报上。庆祝八一的建军节大会上,当时的郑祥禄副政委还专门做了介绍,给予表彰。

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段水乳交融的军民鱼水情,我仍记在心里,也始终牵挂着,当年的两个小病号,你们现在可安好?

并可多少影响和改变到什么程度。

在时代和民众眼里,早已不因为你是官是商还是民的外在身份,就贸然地决定是否看重敬赞你。

朋友中大有人多少年不联系,一旦相遇,仍相拥无间,无话不说;有的人几十年恪守基本做人准则,告老还乡了,依旧从细节上严守。

值得庆幸的是,我也无例外地宣告自己是其中一员,目的是印证与什么人在一起变成什么样人的真理。

于是我也有了启发以致改变到别人的创意和哲言,近期说得较多的是:凡事能上的不下、能快的不慢、能加的不减、能高的不低……

事实表明,循守每一句至理“名言”,就其结果总能在系统上、总体上给添分,即使有时在细枝末节上有所偏差,也无大碍。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天经地义。“福”是硬道理,倾向于社会和大伙儿的概念,即是不是由于你,为这字添上一点一折、加上一口一田。

而对创造她的个体来说还表现为政绩业绩,当然“绩”一定来自上上下下的评判,取决你付出的贡献,含知识和智慧的分享。

官大官小、岗位高低,与作为和奉献有关系,但并不一律。

一个受全国全省表彰的支部书记就有可能比他上级的党委书记干得更有价值,一个柜面上的点钞冠军也有可能比他的支行分行行长更有影响力。因此,不管谁都不该妄

自菲薄,需要望自珍重。

若能再为官一任……在这儿是个正方向正能量的话题。希望对号入座的不限于退任的年长者,更多人应身强力壮,抱负在肩。

做事时能充分考虑到将来若干年乃至数十年会怎样,也许才让其轻易辞却当下困扰着别人的许多不爽和迷茫。人对一日的态度,无疑反映到一生。同样,人一天的活法或也是其一生的缩影。

从业新闻数十年,有机会发现、记录了无数好人好事,高兴地看到他们成为舆论主流、融入时代发展的滚滚洪流。但也见到有所谓的官,头衔有大有小,做派或猥或狂,大有人把“岗位”变卡口。无数次听真实故事,先是某基层官员贪小犯大,关进牢里后痛哭流涕:早知如此,不如一生为民地在家种田。后来,多了处官、厅官以至省部级官的大小老虎。

就是这般痛哭中的后悔,或也是反面教材,“民”难道就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任着去当?凭他们的德性,“民”也会拒收门下。

“若能再为官一任……”里头包含着多么可贵、友善的反思和提醒,有更应做的,也有不该做的,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能记上心头,好自为之。致敬我的那位老同事!在我看来,他身上所展现的不止“若能……”,因为至今仍勤勉笃行的他还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灯下漫笔

心窗片羽